

夏夜趣事

□方名列

小时候,墙门里有位小汤叔叔,他虽然年轻,但阅历很广。曾响应国家号召,去支援宁夏建设,后在餐饮店工作。平时喜好看书,肚子里有不少故事。

夏夜乘凉,墙门里的一些孩子围着他,听他讲故事。小汤叔叔讲的宁夏风土人情,讲的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,绘声绘色,引人入胜。但小汤叔叔尤爱开玩笑,待天渐渐黑下来,不时会穿插讲些鬼怪故事,逗吓我们。而我们这些孩子是既怕听,又想听。小汤叔叔还会在故事的紧要关头停下来,卖关子,说是口渴了,要我们去倒水。那时候,家里还没有电灯,一个人进屋怕怕的,只好几人结伴到屋里去倒来水。小汤叔叔喝口水,润润嗓子,才继续讲下去。可有一天晚上,小汤叔叔却一反常态地说,他从此不讲鬼怪故事了。这是什么情况?我们百思不得其解。

后来,还是我父亲揭开了谜底。当时墙门里有十户人家,白天院门开着,晚上落闩。那时还没有里外都可打开的“司必灵锁”(弹簧锁),只能从里面上闩,一般是晚上最后一个进门的上门闩。但怎么保证你就是最后一个进门的,不至于把还没回家的人关在门外呢?小汤叔叔想出了一个好办法。那时小汤叔叔的餐饮店里,有废弃的筹子。当时的餐饮店大多是集体的,店内进门处有个收银台,你把钱交给收银员,告知买什么早点,收银员就会给你相应的筹子。筹子是用约一厘米宽、六厘米长的竹片做的,上面有一个孔,漆着不同颜色,分别代表大饼、油条、咸豆浆等。凭筹子你再到旁边领取早点。

小汤叔叔在院门旁边的屋柱上,钉上十几枚小铁钉,同时分发给每户人家几只筹子。晚上谁要出院门,就拿一只筹子挂在铁钉上,回来时再顺手取走。如果你回来时,拿手电筒一照,屋柱上只剩下一只筹子,就说明你是最后回来的人,可取下筹子,进门闩上大门横闩。

那天,小汤叔叔晚饭后出门,不知何事,忘了挂筹子。等深夜回来,一推门,暗叫一声不好,门已经闩上了。那时很少娱乐活动,人们最迟晚上九十点钟就上床睡觉了。

被关在了门外,如何是好呢?半夜敲门吧,要吵醒多少人家;不敲吧,难道要在门外熬一宿?虽说那天刚有一场台风过境,还有些风,但还是很闷热的,况且还有蚊虫叮咬。

小汤叔叔把双手下意识地点到门板上,忽儿,右手摸到一条门缝,一阵激动,连忙眯起一只眼,透过门缝朝里瞧。心想,如果运气好,看到有人半夜热醒,起来透风或小便什么的,就可叫其开门。不想正是这一瞧,吓得小汤叔叔魂飞魄散。

原来那晚,月亮时隐时现,夜色朦胧中,小汤叔叔看到在堂前檐唇下,也就是在小汤叔叔家的门前,一个黑色、无头、无脚、轻飘飘的身影在忽前忽后的舞动,范围正好在檐唇的阴影中。

这一吓不打紧,小汤叔叔是热汗加虚汗,浑身冒汗。他赶忙闭上双眼,心里却活动开了:自己不是常说黑白无常的故事吗?鬼又是没腿的,轻飘飘的,我每晚讲鬼故事,是不是鬼怪也像《叶公好龙》里的“龙”一样来看我了?但小汤叔叔毕竟是学过科学知识的读书人,是无神论者,他走远几步,稍微定一下神,又折回来,放大胆子要看个究竟。于是,又眯起一只眼,凑到门缝前,仔细一瞧,这一瞧,令小汤叔叔啼笑皆非:原来檐唇椽子垂落的一根细绳上,不知谁晾晒了一件黑色短袖汗衫,正随风飘来荡去……制造了这么一个“撞鬼”事件!真相大白,虚惊一场。后来小汤叔叔实在没办法,因我家的房间窗户靠近马路,他轻声叫醒了我父亲,父亲才出来帮着开了大门。

现在小汤叔叔已是耄耋老人,偶有碰到,精神矍铄,其孙子也早已参加工作。作为五十多年前的老邻居,说起当年老墙门的事儿,他还记忆犹新,与我相谈甚欢。

瓜棚往事

□潘群飞



星光灿烂的天空中挂着一轮明月,下面是一片碧绿的瓜地,瓜棚的蚊帐内两个穿背心的少年,紧握手电筒,快速来回扫射着……

暑期正是瓜果飘香时,我们自告奋勇地向大人成功申请了看管瓜地的“美差”。毛竹搭建、稻草覆盖的小瓜棚是我们的大本营。内置一顶蚊帐,一张竹榻,一张草席,标配一盏汽油灯,一个手电,一把大茶壶。

炎炎夏日,田中的瓜棚四面通风,清香暗送,凉快怡人,我们俩或沉浸在武侠小说的刀光剑影中,或军棋对垒,厮杀一番,十分惬意。其他小伙伴们也经常光顾这儿,除了玩“纸牌算廿四”,最喜欢天马行空的胡侃。侃得口干舌燥了,小主人有时还会笑嘻嘻地献上大脆瓜供大家止渴解馋。

瓜棚也是田间劳作村民的小憩佳地。来得最勤的是“白脚梗”老林。老林是方圆几里有名的说书高手,可不善农事,没干多久就大汗淋漓地喊着“热煞哉,热煞哉”跑进来,猛灌几口冷开水。壶里的冷开水一大半是他喝的。当然我们也不会让他白喝,每回必吵着要他说一段。“三板斧”程咬金,“冷面寒枪”小罗成这些好汉最初都是从他口中认识的。

夏夜的天空群星闪耀,广袤的田野夜雾弥漫,宁静中透着热闹,青蛙高歌,小虫轻吟,萤火虫忽闪忽闪地追逐嬉戏,阵风吹来,藤叶沙沙起伏,不远处瓦屋间枝繁叶茂的大树随风狂舞,似黑衣侠客翩翩起舞,煞是好看。就是蚊子太多,特别是鼻尖、个大、攻击力强的花蚊子,成群结队,嗡嗡作响,狂飞乱叮,那阵势单用手掌和芭蕉扇是很难招架的。我们只得施出绝招,先用干稻草加青草燃起浓烟,熏得它们四下逃窜,再趁机躲进蚊帐,打着手电看小

说。有时抓黄鳝的手电光会突然扫来,于是一场手电对晃的游戏就这样在笑声中开始了。后半夜困意袭来,呵欠连连,就强撑着聊天,聊着聊着就呼呼入梦了。醒来已是“雄鸡一唱天下白”了。

很想体验一下驱赶、追逐瓜贼,甚至与之搏斗的惊险刺激经历,释放一下内心积淀已久的“英雄血气”。可瓜田一直平安无事。不过,有次深夜的遭遇也够难忘的。那时,正睡得迷糊之际,大风骤起,雷声震耳,睁眼一看,瓜棚已微微摇晃,上面的稻草如鸟乱飞,满天的星星也不知跑哪儿去了。一道亮光闪过,乌黑的天空裂开道道银色的细纹,我呆坐榻上,哇哇惊呼。同伴一个鲤鱼打挺,拉起我拼命往家跑。刚冲上机耕路,雨点似冷箭齐发,砸在身上直打激灵。跑到半路,就见我们的父亲拿着雨衣一前一后气喘吁吁地急奔而来。

那场倾盆大雨不知“倒”了多长时间。第二天我来到瓜地,瓜棚已东倒西歪,上面的稻草也所剩无几了,瓜地更是一片狼藉。小伙伴父亲正忙着开沟排水,小伙伴猫着腰把浸泡在水里的小瓜一个个捞上来,看见我,勉强地笑了笑。我赶紧上前帮忙。

下午一家人兵分三路摆摊卖瓜。我和小伙伴负责路旁树荫下的那一摊。站了整整4个小时,还剩大半箩。他父母那边情况也好不了多少。最后还是托在村办厂当会计的母亲,以低价分售给了工人。这样上门分售的方式,那时经常碰到,大家都会慨然接受,爽快掏钱,也算邻里间的另一种温情默契吧,想起来让人特别温暖。

如今,在这闷热的午后,坐在门口,望着对面瓜摊前摇着草帽的老人,回放着这些收藏多年的“影像资料”,似有缕缕凉风拂面而来。

